

博客丛林

那件没有机会穿的衣服

杨澜

采访一位日本建筑师时，他对我说：“那些没有机会盖的楼往往更能代表我自己的风格。”一想，很有道理。建筑设计师从不同的主顾那里承接工程，受到环境、周期等诸多条件的限制，再加上客户的审美观念与种种要求，到头来，那些能够落成的建筑往往是多方面因素相互妥协的结果。如果在主体精神上能够反映设计师的风格已是万幸，又怎能奢望理想的完整呈现呢？最自我的表达。所以我想如果有一天，策展人能做一个建筑大师的未能实现的设计作品展，一定会是一次充满想象力的视觉盛宴。

其实，女人与衣服的关系有时相

当类似。你是不是与我一样，在衣橱里总吊着几件自己十分中意却没有穿出门的衣服？我们曾经咬牙跺脚，狠着心花了一大笔预算把它们买下来，却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拿出来穿上身，在镜子前左照右看。这件事本身就是男人们无法理解的事。

大约十年前，我在纽约曼哈顿著名的 Burdorf Goodman 百货店看中一件玫瑰红色的无吊带礼服，是那种既正式又优雅的玫瑰红色，它真丝质地，纱的内衬，使整个裙型挺括舒展。当我在试衣间穿上它时，兴奋得额头竟沁出细汗来。身旁一位五十开外的女售货员，透过架在鼻梁上的镜片，若有所思地上下打量着镜中的我说：“丫头，如果一个女人一生只能有一件礼服，就应该是它了。”我头脑一热，立马就付了钱。

可一晃十年过去了，我竟然没有一次在公开场合中穿过它，有时是因为场合不够隆重，它会显得有点“过”；有时是因为舞台背景颜色相近，它会被淹没其间；有时与搭档的衣服颜色“冲”了；有时嫌自己胖了些，想想不如减肥以后再穿吧。它在我心目中是一件完美的衣服，我总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日子，但那个日子总相差那么一天。每当我在衣橱里看到它，就像与一位老朋友打过招呼。只见它一尘不染，风姿依旧，倒像是一面时光的镜子，照出自己的种种变化。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她的艳丽和张扬会让我胆怯，就越来越不敢穿它了。倒是旁边那些黑的、白的、银的、金的颜色，长的、短的、不长不短的式样轮番变化着。今年喜欢的，明年不流行了。唯独它，永不过时，安安静静地等待自己的出场。

一件从未穿出门的衣服可以代表女人内心最深处的幻想；或许人的一生的最佳注释就是你想做却没有做的事。有一次《天下女人》请来一位二十出头的小保姆。她平静地讲述自己的故事：她一直成绩优秀，本以为可以考上大学，但母亲遭遇的一场车祸让她必须辍学打工，维持生计。她来到北京的一户人家，主要负责照顾家中刚考上大学的男孩。两个年纪相仿的青年不同的机遇，没有让她轻慢自己的工作。她说：“也许我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，可我毕竟有过那样的梦想，它让我在内心与众不同。等我再攒一些钱，我要开一家小店，我相信我会把它经营得很好。”

这世上到底由什么来决定我们是谁？我认为大概有三类事：一、完成的事——世人以此来估量我们的成就与价值；二、不做事——后人以此来评价我们的操守与底线；三、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——这常常是只有自己最了解、最在乎的事，是一个更真实的自我的认定。正如建筑师的空中楼阁，又如同我的玫瑰色的礼服，还如小保姆内心的倔强与尊严。

它们，才是我们的最爱。

商都聊斋

施罗德换土豆的随想

宋子牛

最近，报上有则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去超市换土豆的故事。

说退休后的施罗德喜欢帮妻子干家务，星期天他喜欢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去超市。一次选购完奶酪、土豆等生活用品，自觉排队付了款，到家围上裙中做土豆泥时，发现一只土豆霉变了，于是他拿上这只土豆，又骑着自行车去超市调换。事情很顺利，超市不仅给他调换了两只同样大小的好土豆，经理还表示了歉意：亲爱的老顾客，这样做您还满意吗？施罗德则微笑回答：没什么，这样的事儿是免不了的。

事情不大，对普通人而言，再稀松平常不过了。但施罗德毕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，他骑车去换土豆，又换得如此温馨和诗意，故而引起我们好奇，不能不令人产生诸多联想。

施罗德不担心安全问题。昔登天子堂，今为田舍郎，角色有了巨大转换。但毕竟当了多年总理，就非得罪过什么人，不拍打击报复？当年竞选剑拔弩张，而今息影江湖，不怕敌政使坏？可老迈年高的施罗德，却轻松自如，任春风放胆抚柳，看细雨无声润花，好生快乐。

施罗德不怕丢份。坏了一个土豆，又非什么价值连城的东西，也专程去换。国计民生都操持了，还在乎这“芥豆之微”？街道老大有此行止尚可理解，曾贵为总理的他也这样，在未富先

豪者的我们看来，未免有点“那个”。但以小见大，既可看到人家的生活态度，又可见其商业道德之一斑。

超市经理没有阿谀逢迎。施罗德的光顾，可是蓬荜生辉、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机呀。理应逮住不放，大做名人文章，比如先笑眯眯和老施来张合影，再请他题字，然后放大十倍，置之涂金框框悬挂店堂内外，以壮观瞻，多好的广告效应啊。可这位仁兄不会拉大旗作虎皮，来的都是客，一视同仁，只把施罗德当“亲爱的老顾客”对待。

这不寻常的一幕，让当地一位侨民深为惊奇，难抑激动，赶紧向媒体爆料。报社说这没什么，任何公民遇到这事都会如此，这是施罗德先生对生活的务实态度。其实，像那位外侨一样，我们也以为从故事中有了一点“新发现”，殊不知在人家那里，这些都是生活的常态，不足为奇。只是我们自己长期囿于非常态的思维与行为之中，见惯了太多被扭曲的事物，以至于见到本属正常的现象，反而多了好奇心，有了不理解。令人好笑的，恰恰是我们自己。

是的，这就是人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。淡出政坛的施罗德，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心态上，真正地融入了草根阶层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，所以才与周围相处得那么自然、和谐与友好。这何尝不是一个政要应有的权位观和价值取向呢？

随笔

眺望夕阳

长河

二叔的问题在于，他年过三十，还未婚，连女朋友似乎也没有一个。祖母心急如焚，常常当了我这个小侄子的面数落他。老将一再出马，花了不知多少心血在周围人群中，在朋友的朋友的圈子中，代他寻找对象。只要有一点眉目，就由我代笔写信，要他请假回来相亲。这种信要小学生来写是很痛苦的事。我记得，那些信中祖母关照必须常用的话就是：你老了！岁月不饶人！光阴不再……之类。

由青年到中年的过程，时间的作用就像地下岩洞里的水形成钟乳岩，



山野野草

但求素雅不趋时，杂处山野少人知。
秋风引发思絮飞，写满蓝天都是诗。

王继兴 摄影并诗

如泣如诉的生命秋季的序曲：明朗的夏季从此不再来。

中年人的内心会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受到这种震动。你皱着眉头严守个人生命的秘密，以为旁人无从知晓。人到中年，正在中流砥柱的地位，你不允许自己示弱。

这种人生的无休止拼搏，这种无奈的矜持和隐忍，像蛀虫一样侵蚀我们的生命之本。久而久之，青春不再驻留，红颜终究褪色。

许多中年人到了不得不承认自己力不从心的时候，才会悻悻地想到人到中年的问题。不过这还不迟。因为不是所有的中年人都幸、有闲来想这个问题的。还有许多人背负着生活的重担，在战场上拼得下不来呢！

我们抚着心间创伤、额上皱纹、鬓边白发，在山巅眺望夕阳的时候，一种豪情忍不住化为长啸……

人生够意思。



小桥流水人家(国画)

蒋为民

郑州地理

鲁公庙与理学祠

肖自才

鲁公庙，简称鲁庙，是庙、是祠又是自然村。位于中牟县城西北7公里，中(牟)万公路与郑汴快速路交会处西南侧。鲁庙原为东汉中牟著名县令鲁恭所建的祠庙，为中牟旧八景“鲁庙晴晖”之一景。据明·正德十年《中牟县志》载：“鲁公庙，一在鲁村，乃当时巡行所止之处，四时乡民致祭。”又“鲁恭，字仲康，(陕西)扶风平陵人。蚤以明经应召，建初中拜中牟令。”鲁公任中牟令时，注重以道德育民，不以刑罚治县。在牟有三大政绩，有鲁公“三

异”之详载，即蝗伤稼不入牟境，化及鸟兽，童子有仁心。鲁恭是中牟建县以来，史志书记载政绩较突出的一位县令。牟令任满，直调中央升为司徒。到北宋真宗景德年间又追封鲁恭为太师，并在当时巡行训勉处建庙以祠之，对鲁公褒扬之高可见一斑。后庙傍成村，村仍以庙名。

到清代康熙年间，人们又在鲁公庙内的一侧辟一祠堂，为纪念清初著名理学家冉觐祖所建。

冉觐祖，今中牟县大孟乡万胜人。生于明·崇祯十年

(1638)。清·康熙二年(1663年)考中河南乡试第一名(河南解元)。康熙三十年中进士，留翰林院庶吉士，后升检讨。在职期间忠于职守，获康熙帝召见赐御宴。席间即席赋诗，并获赠松花砚，上刻“尔是河南解元”以示优异。三十七年辞官，应邀嵩阳书院主讲。四十年再应召入朝，大部分时间为国学持讲。另一方面著书立说，有《五经详说》、《天理主教图》、《为学大旨》等多部著作。在京期间康熙帝非常器重冉觐祖，并赐御书五言绝句黄绶一幅，以勉勵。康熙五十七年冉觐祖故于乡。四乡民众为纪念一代儒宗，纷纷捐资修建该祠堂。堂内供奉冉觐祖巨幅画像，又将“御书”诗原样拓片刻石立于祠内。每年的农历四月十二又起有庙会，永远以纪念之，延续至今。

Chapter 1

故事，应该从那面墙开始说起。

1990年夏天，彰化精诚中学国中部，美术甲班二年级。

由于我太喜欢在上课时乱开玩笑，终于被赖导师罚坐在教室的最角落。

唯一的邻座，是一面光秃秃的墙壁。

“柯景腾，现在看你怎么吵闹！”赖导师冷笑。

“是的，我一定会好好反省的。”我正经八百挤出一张痛定思痛的脸色。

这群忘恩负义的烂同学，我上课不收费努力搞笑，让大家的青春欢乐到疯掉，你们竟然这样对待我？我一边整理新桌子一边在心中干呕。

为了拿到每周一次的“荣誉班”奖状，赖导师对上课秩序的要求很高，采取的管理手段也是高规格的“狗咬狗”政策。每个礼拜一，全班同学都得在空白测验纸上，匿名写下上周最爱吵闹的三个人，交给风纪股长曹国胜处理。

每次统计后的黑名单一出，被告状最多人次的榜首就要倒大霉。

“哈哈，现在你要怎么办？”杨泽于拨着头发，他是黑名单的榜眼。

“喂，说真的，我没有写你喔！”廖英宏本人身为班上的王牌小丑，也是黑名单的常客。

“我也没写你啊，王八蛋你明明就比我爱闹。”我说。

但其实我有写廖英宏，不懂自保就大错特错了，这就是匿名下的白色恐怖，逼得大家泯灭友谊交换恶魔的糖果。而且……我也不相信廖英宏没有写我。

“柯景腾，你现在超可怜的啦，只剩下墙壁可以讲话。”绰号怪兽的郑孟修，是我的好哥们，家住鹿港，每天不搭校车上下学。

“靠。”我比中指。

我玩着圆珠笔，看着右手边的那面墙。

于是我开始跟墙壁说话，卯起来用圆珠笔在墙壁上涂鸦留言，让大家知道我即使身处劣势，还是不停地战斗。

“柯景腾，你是一回事？干吗跟墙壁讲话！”赖导师的额头爆出青筋。

“老师，我已经在好好反省了，我会尽量克制跟墙壁讲话的冲动。”我难为情地抓头，全班同学竭力忍住笑意。



赖导师痛苦地闭上眼睛，全班屏息以待赖导师的大爆炸。当时的我非常享受这样的氛围，幼稚地将这种惩罚对待当作是聚光灯下的骄傲。

“柯景腾。”赖导师深深吐出一口浊气。“你坐到沈佳仪前面。”赖导师睁开眼睛，血丝满布。

“啊？”我不解。

沈佳仪是班上最乖巧的女生，功课好，人缘佳，是个连女生都无法生起嫉妒心的女孩子。短发，有点小雀斑，气质出众。连我这种自大狂冠军在她面前，都感到自惭形秽。

“沈佳仪，从今以后柯景腾这个大麻烦就交给你了。”赖导师语重心长。

沈佳仪皱起眉头，深深叹了口气。

我竟然要给一个瘦弱的女孩子严加管教？全班同学开始发出幸灾乐祸的嘘声，杨泽于甚至忍不住大笑了出来。

“老师，我已经在反省了。真的！真的好好反省了！”我震惊。

“沈佳仪，可以吗？”赖导师竟然用问句，可见沈佳仪超然的地位。

“嗯。”沈佳仪勉为其难答应。

我的青春，不，我们的青春，就这么开始。

Chapter 2

相对于沈佳仪的功课优秀，我是个学校成绩很逊的荒唐学生。

我的数学月考成绩罕有及格，同样需要脑袋的理化也是摇摇欲坠，只要试题稍作变化，我就死给他看。

总结来说，全年级500多名学生，我常在400多名游魂似徘徊。

然而当时我念的是美术班，对于将来要当漫画家这件事可是相当认真，不论上课或下课我都在空白作业本上画连环漫画，画的故事还以连载的形式在班上传阅，根本就不在乎学校成绩。不在乎，毫不在乎……

坐在沈佳仪前面是什么感觉？我必须痛苦承认……难堪，窘迫，很不自在。

“柯景腾，你不觉得上课吵闹是一件很幼稚的事吗？”沈佳仪在我的背后，淡淡地说出这句话。

“这要怎么说明……每个人都

有自己上课的方式……”我勉强笑笑，答得语无伦次。

“所以你选了最幼稚的那一种？”沈佳仪的语气没有责备，只有若有似无的成熟。

连载

剩下那个玲珑剔透的骨架子了，就地埋在了刘村北门口的鱼塘里。

王牛还想到那个叫何塘的人来——据老人们说，刘副理的监斩官是何井村何塘。据说，何塘是礼部尚书，是何塘把刘村的刘姓人家，都改成了姓柳，满村的刘姓人，才没受株连。

穆曾筠

不当政治暴发户

穆曾筠常常想起父亲穆永仁来，那一年，他父亲做了福建总督范承谟的幕僚。可到了福建，遇到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耿精忠造反。他父亲写下了：舍弃生命，保护主子，做个忠贞不二者。就那么写了，就那么做了。

那时，他还只是个七岁的娃子！父亲灵柩进院的那个下午，他扑到父亲的棺木上，呜呜呜地哭。

后来，母亲带着曾筠迁居到长洲乡下，母亲对他说的话最多的是：“你父终生志未酬，希望你了！”

母亲每每这样说一遍，曾筠就会哭成泪人儿，母亲就会狠狠挥起戒尺，重重打在他头上。然后，咬牙切齿地重读一遍：“好功名不是哭出来的，好男儿从来都不哭。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曾筠就抹抹眼泪，默默地地点点头，继续读书去了。

现在，已是副河道总督的他，只要一想到母亲来，就泪花

花，两眼深情。已经是带红顶子的三品大员了，曾筠自然知道，总算可以安慰母亲了。可一想起几十年宦海，还是有很多感慨。

在曾筠看来，再没有比远离是非更好的“护身符”了。即使后来他连连、屡屡升迁，还是一以贯之奉行中庸之道。

穆曾筠心里很清楚，谁当了皇帝都想建功立业，都想朝臣归附。清清楚楚、干干净净、朗朗利利的人为什么不

用？雍正元年正月，他被调进直南书房，兼任尚书房行走。三月，他出任河南乡试主考。六月，升迁兵部左侍郎。那时候，河道总督陈鹏年病故在王家营治河工地上。皇上在朝堂之上，痛哭流涕。当时，黄河北岸的秦家、魏家口、詹家店、马家营一带，黄沁河并涨。二三十里地的大口子，混浊的河水打着漩儿，黄鹘般铺向北去。

南岸中牟县的十里店、刘家庄也决口了，把贾鲁河都吞没了。原来奉旨前来治河的钦差左副御史

牛钜，恰恰回京办事，治河工地上几近群龙无首。雍正皇帝火速任命齐苏勒继任河道总督，同时派曾筠前往宣读圣谕，并协助齐苏勒料理河务，赈济灾民。

从那时起，穆曾筠就与黄河结下不解之缘了。

姚大旗

韩信下棋，单车护五卒过河

姚大旗不喜欢死气沉沉的水景，他喜欢浪涛能像雷声，喜欢浪头能像山崩，喜欢漩涡能像旋风——甚至，他喜欢河水与河堤斗狠的感觉。他最喜欢的花和尚鲁智深，用那生硬的老拳打在镇关西眼睛上之后，镇关西看到的颜色吧！

姚大旗想到了花和尚，就想到了自己的事儿，严格说是一大帮人的事儿。他连续几年参加武科考——在他看来，不说弄个武状元，至少也得弄个前三名！

你别看姚大旗只是个农民，他却知道朝廷在西北打了不少败仗。用他的话说，就是朝廷把他这样的人才拒之门外的报应。那件天大的事情，他们策划了几年了，起初只有他和郭谦，后来加入了陈大汉、牛犊子、宝窟子一千人。他们捋胳膊挽袖子，准备在那年八月十五大干一场，弄他个山崩地裂，动地惊天。

可是，就在那天晚上，一场大水冲黄了它。然后，就是堵口、修堤、复堤，一转眼五六年过去。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事情，甚至郭谦曾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或许迟了几年是好事呢——治河工地上有十几万人呢……”

他想了想，觉得的确是个好机会！于是，他和郭谦像当年朱洪武那样，时时在治河工地上暗暗筹划着。

郭谦是个既让姚大旗喜欢，又十分烦气的人。郭谦是个神神道道的家伙，整天又是易经、又是八卦的，玩些别人看不懂、他也不很明白的东西。

郭谦说过，好棋手能看十步棋，一般敢坐下来与人对弈，至少也要看六步棋。能看三步棋的只能算玩棋，连三步都看不了的，就是瞎下。姚大旗就问郭谦，你能看几步棋？

郭谦说，我能看到底。不信你来看看，让你半边子儿，最后我用两个过河卒把你将死。



魏远峰 著